

母女關係差14歲離家出走 打工3年終悟母苦心

離家女泣訴：媽媽，我愛妳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詹漢基）「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。」在困境中逆流以上，對某些年輕人而言，成長過程以「披荊斬棘」形容並不為過。林依玲因家暴患上抑鬱，幸獲老師支持，在跌跌撞撞中找到成為教師的理想；林曦曾經離家出走，獨自北上打工，今時今日她在領獎台上想起往事時不禁啜泣，哭着向母親說出「我愛妳」。兩名女生同獲「青苗十大進步獎」，這個得來不易的獎座，是她們人生路首個里程碑。



■林依玲（左）經歷人生低谷後想以教師身份春風化雨；林曦（右）則為母親的清潔工作感到自豪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



■昨日舉辦的「青苗學界進步獎2017-18」頒獎禮，嘉許學業及品行方面有顯著進步的學生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

由青苗基金主辦、獅球教育基金會支持的「青苗學界進步獎2017-18」，旨在鼓勵在學業及品行方面有顯著進步的學生。本年度共有348所學校參與，獲獎學生達6,230名；31名學生獲得「青苗學界進步獎獎學金」，其中11名學生及其教師分別獲得「青苗十大進步獎」及「洪昭儀春風化雨獎」，以表揚學生及教師的傑出表現。

其中一名獲得「青苗十大進步獎」女生林曦，在台上分享感言時，忍不住哭了起

來，對母親說了句「我愛妳」。誰也沒想到，原來她以前與母親關係一度惡劣，「母親老趕我走，叫我離開這個家，其實我很傷心。」

數年前，她終於抵不住母親的話，離家出走，去深圳打工，當時她才14歲。在陌生地方工作，「我三年來斷斷續續做過收銀、賣衣服、KTV服務員」。

向母敞開心扉 主動幫倒垃圾

一次因病回港，有醫療社工問林曦：「你

沒有學歷，想一輩子做餐廳侍應嗎？」這個問題縈繞在心，她開始思索將來。林曦終於在兩年前入讀明愛培立學校，由中二讀起，並開始向母親敞開心扉，兩人冰釋前嫌，關係更勝從前。

母親做清潔工，但林曦毫不介意被同學看見，偶爾也會主動幫母親倒垃圾。談到母親，林曦更是挺起胸膛，大聲表示「我為母親的辛勞工作感到驕傲」。她希望日後投身社會，可以開時裝小店，踏實地過活，照顧母親。

家暴尋死遇良師 抑鬱女盼執教鞭

另一名女生林依玲，束着馬尾，戴着一副眼鏡，頗有教師的氣質。本身是應屆文憑試考生，卻早已立定了志向：「我以後想成為一名中學中文教師。」

依玲因家暴而患上抑鬱症，「上學很辛苦，在書桌前根本無法集中精神。」說起那段昏暗得凡事都提不起勁、情緒起伏的日子，她有過輕生的念頭，「縱使我看了精神科醫生、心理學家、社工，但身為局中人，

卻很難感受到藥物對自己的改變。」

幸好，在康復期間，「老師就像我的後盾，將我從死亡邊緣拉回人世。」說起自己的老師，依玲心存感激，「老師要我每星期都想一些正面的事情，訂立一些小目標，並送我一些糖果。那些巧克力我都捨不得吃。」

由於受到師長啟發，她想以自身經歷啟發後輩，故希望將來可以為人師表。她除了報考香港教育大學外，亦通過「內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」申請北京師範大學，向目標邁進。

唐乃勤校耗250萬元建生科實驗室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柴婧）特區政府近年大力推動創科發展，生物科技是其中一個重點範疇。為培養學生的相關興趣，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耗資250萬元建立生物科技實驗室，學生可透過DNA比對實驗找「兇手」、辨識食物是否經過基因改造，甚至編輯食物基因等；校方會安排表現優異的同學到科大參與研究。上述實驗室現正處於試用階段，預計下學年將開放給全校學生使用。

舊圖書館改建 生化實驗室同棟

唐乃勤初中書院於2015年開始規劃將原有的圖書館改建為生物科技實驗室，去年暑假動工，當年10月左右落成。校長黃仲奇表示，實驗室面積逾千平方呎，選址於舊的圖書館是有意與校內的生物、化學實驗室統整於一棟樓；而舊圖書館面積有限，已不足以存放藏書，新圖書館藏書可達兩萬本，是之前的逾兩倍，可提供更多生物科技圖書給學生參考。

校方建立上述生物科技實驗室、發

展生物科技課程、搬遷及擴建圖書館，合共花費520萬元，當中除獲唐乃勤捐款380萬元，其他經費為學校開放校舍的租金收益。

黃仲奇指，學校生物科技課程主要參考教育局中學科學科課程指引框架，再自行編制校內課程及教材。他引述科大生命科學部講座教授王殷厚指，發展生物科技課程資金投入大，許多學校未有設置這門課程，令生物科技收生面臨困難，故校方成功邀請王殷厚擔任課程首席顧問，指導課程設計，未來表現出色的學生更有機會赴科大參與精密實驗，有望在科研期刊發表結果。

開辦生科課 教改造食物

該校生物科技實驗室目前已購置電泳凝膠影像分析系統、凝膠電泳系統、小型離心機、自動微量移液器、高壓電源供應器等設備，以配合課程硬件要求，初步已投入30萬元至40萬元，未來會繼續投放逾百萬元購買儀器。軟件方面，學校已於去年10月安排全校6位科學科老師在公開大學完

成了生物科技實驗課訓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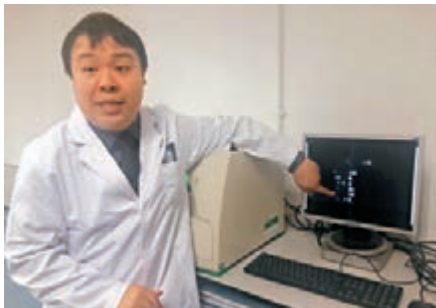
該實驗室能容納36名學生進行實驗，目前已在試用階段，供學科尖子等使用。該校中三學生李穎侗認為，學校購置了齊全專業的設備，「發現了做DNA實驗很有趣。」中二學生鄭惠鳴則表示，本身一直對生物科有興趣，十分期待下一年學校提供的生物科技課程。

實驗室技術員周汶聰表示，課程會涉及讓學生嘗試食物基因改造，為顧及實驗安全，改造食物不可外流，也會向學生強調改造過的食物不許食用。

黃仲奇透露，校方已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200萬元，希望將生物科技實驗和資訊科技結合，未來讓學生用iPad收集並分析實驗數據。實驗室每年需花費約40萬元至50萬元營運，為充分利用設施，未來會議已經掌握實驗技巧的學生擔任「小老師」，將知識傳授給小學生，又擬把相關課程與高中課程銜接，讓高中生繼續做實驗，協助立志將生物科技為長遠發展目標的同學，有機會走進生命科學領域。



■黃仲奇（右一）深信生物科技未來有發展潛力。左二為鄭惠鳴，左一為李穎侗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



■周汶聰表示，課程會涉及讓學生嘗試食物基因改造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

DSE評級睇水平 摘星方「拉curve」



去年財政預算案首次提出資助本屆中學文憑考試（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）費用，網民（netizens）以至社會大眾旋即引起熱烈討論（heated debate），最終當局決定代繳考試費只適用於要經學校報名參加考試的學生，爭議才告一段落。措施順利落實後，政府早前再次提出2020年資助考試費，讓明年的日校考生（candidates）可繼續受惠。

評級無人數限制

雖然文憑試已踏入第八屆，不少人仍對考試存有迷思（myths），有人誤認為，大量市民參加文憑試會嚴重影響應屆中六學生入讀大學的機會。

其實文憑試與舊制會考及高考最為不同之處是其計分方法，其中會考和高考是採用俗稱「拉curve」的常模參照曲線來評定學生等級；至於文憑試則採用水平參照（standards-referenced）評級，成績大致分5級的水平（由1級至最高的5級），考生的成績取決於他是否達到某個等級的要求，不設人數限制。

換言之，若全部文憑試考生表現優異，理論上全部人均有機會獲得5級的成績，並不會有所謂「被比下去」的情況出現。而所有獲5級者則會再行「拉curve」從中擇優，表現最佳約10%考生

會被評為5**，而隨後約30%則獲5*。所以對考生來說，與其擔心其他外在因素（external factor），不如於考試時盡力表現自己更為實際。

新制考試推行以來，除了通識科引發不少討論外，曾被視為「死亡之卷」的中英文科也受到社會各界關注。文憑試「一試定生死」確實為莘莘學子帶來沉重壓力，不過同學們應對文憑試亦並非束手無策（at one's wits' end），皆因試題有既定的出題模式和考核重點。期望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應考英文科各卷的心得。

Glossary:

中學文憑考試 =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，簡稱DSE
熱烈討論 = heated debate
考生 = candidates
網民 = netizens
迷思 = myths
外在因素 = external factor
水平參照 = standards-referenced
束手無策 = at one's wits' end

■簡佳榮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
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
網址：www.hkct.edu.hk/
聯絡電郵：digs@hkct.edu.hk

（標題與
小題為筆
者所加）



你的口音如何 你的人生也必如何



口音是有聲的人物誌，是流動的身份證，也會隨時隨地變化。一個人說話的節奏、速度，音調或高或低，聲韻母或圓潤或尖刻，都在顯示出其所處的地理位置、社會階層、教育、種族和第一語言等元素，它們一直合力影響着一個人的說話方式。

世上沒完美口音

我有口音，你有口音，每個人都有口音。說某人沒有口音，好比說他沒有五官，這是不可能也不可信的。世上沒有完美的口音，也沒有單單一個口音值得奉為圭臬，因為沒有一個人的人生是完美的、典範的，人人必須模仿的。

蕭伯納的名劇《畢馬龍》（Pygmalion）被改編為著名電影《窈窕淑女》，就是關於口音的故事。倫敦賣花女Eliza Doolittle為了躋身上流社會，拜師Higgins教授學做「上等人」，誓要變得大方得體，儀態萬千，能脫口說出貴族式英語。

表面上，她成功了，並以過去的所有，換來現在的所有：她仿習了一種口音，卻失去了本身的口音；她終究當不成名門淑女，也打不回原形，不能重返街頭做賣花女，於是生出她著名的嘆喟：What's become of me?（到底我成了怎麼樣啊？）她陷入了尷尬的中間狀態，變成了羅馬神話中「雅納斯臉」（Janus-faced）：臉朝兩面，處處不討好。

原劇面世的時候，蕭伯納將之定性為悲喜劇（tragicomedy），賣花女的「中間性」和「雙面性」可憫又可笑，故事的教訓是：雙重的東西必須變成單一，口音一如身份，純粹才算上乘。時至今日，資訊與人的流轉不息，這種「中間性」和「雙面性」已是常態，我們自願或非自願地夾在不同的世界、想法、文化與聲音之間，不單口音可以變，身份認同也可以變。

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，你想在別人的眼中展現成什麼樣的人，某程度上來說，我們就是我們所操持的語言。能游走於這中間地帶，是一種翻譯，是一種建構自我的自由。

勿讓口音成為對話障礙

口音，乃至語言，應該是能力和美學喜好的自由選擇。如果你確實喜歡某種口音的音樂美，或者就喜歡學口音玩，出於個人喜好將之打磨完美，那實在很棒，因為你有了一項志趣和愛好；但如果你沒有這方面的美學理想，那不如放過自己，不需要把某種口音當成正確答案，尤其張嘴與人交流的時候，不要讓它成為對話的障礙。其實口音的歧視，無非來自若干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與文化的霸權，網絡上和現實裡比比皆是。

學習語言的時候，明顯的口音通常伴隨着其他特徵，例如有限的詞彙量或語法錯誤，這應該加以改善。與其說修正口音，不如說是提升文化知識和溝通技巧。

每種口音都是可愛的，正如每個人都是可愛的。我希望你喜歡我的口音，正如我喜歡你的口音一樣。

■陳嘉恩

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學院署理院長與副教授



香港恒生大學
THE HANG SENG UNIVERSITY
OF HONG KONG

（標題與小
題為筆者所
加）



■大灣區中文論壇的與會者留影。

中大供圖

逾50高校專家組「灣區中文聯盟」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高鈺）「大灣區中文論壇」上周六於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舉行，活動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提出以來區內高校相關院系語言學、文學學界代表的首次聚會，也是首個以大灣區名義舉行的中文教研學術研討會，匯聚逾五十位來自大灣區高校相關的專家、課程負責人等分享教研經驗。與會者同意成立「大灣區中文聯盟」，作為相關院系交流的平台，加強學術聯繫。

活動由中大深圳研究院語言學研究中心主辦，並設有兩場專題座談會，分別以「共建人文大灣區：語文院系的定位與

未來」和「提升國際競爭力：語言學的發展與前景」為題，就傳統與創新、區域多元化現象、課程設置、資源共享等問題進行討論。

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院長鄭漢其在閉幕詞提到，這次論壇是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相關院系代表的一次盛會，對促進院校的合作交流，推動區內中文研究、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，這與深圳研究院長期以來扮演深港科技融合樞紐平台的角色、為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國家的科技創新、人才培養、經濟發展作貢獻的使命相契合。